

从阐释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唐 婷, 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译者既是原作的读者,也是译作的作者。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的意义,译者会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文章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为对象,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关键词] 阐释学; 创造性叛逆; 《红楼梦》 回目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9)04-0102-04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顶峰。自它公开发行以来,历经 200 多年,出现了十余个英文版本,包括节译、编译和全译。其中,最具权威性的全译版本莫过于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约翰·闵福德(John M inford)的译文和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G lads Y ang)夫妇的译本。

章回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分回标目。回目一般以对偶句的形式出现,是介于诗文之间的一种对句形式。尽管回目不是中国小说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但是英语文化中的回目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回目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相比较而言,前者更不拘泥于形式,不要求句式的对仗工整。这既给章回小说回目的英译提供了可能性,但更多的则是对译者的考验和挑战。

作为章回小说的顶峰之作,《红楼梦》的回目“笔墨寥寥每含深意,其暗示读者正如画龙点睛破壁飞去”。它不仅起到了简单的提示故事的作用,更是对音节内容进行概括、延伸和升华,使人一看便知章节梗概,激起读者阅读的欲望。同时,《红楼梦》回目之美还体现在形与声上。小说中每一回的回目都是以凝练的对句形式出现,对仗工整,言简意赅,“基本都是‘3+2+3’或‘2+2+2+2’式的基本句型”^[1],每句三至四顿,以人名、动词、名词词组构成基本意群,节奏鲜明,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抑扬顿挫之感,堪称古典小说回目的典范。

正因为《红楼梦》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译者在翻译时更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追求译文的质量和可接受性。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些变通补偿的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翻译。

一 创造性叛逆一说的研究与发展

“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艺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p it)提出来的,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2]。最早将这一命题引入国内的是谢天振教授。早在 1992 年,他就撰写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 1999 年出版的《译介学》一书中,他进一步阐释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明确提出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性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3]。这一说法很快被国内译介学研究者所接受,进而从阐释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等角度得到研究和发展。但关于创造性叛逆的定义,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其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至今中国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门讨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文章还不多见。

埃斯卡皮认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即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2]。由此看来,任何一种翻译都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忠实于原文”不再是评价一部译作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与尺度。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和译作的作者,必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依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和译作读者的可接受性,“实现对原作的客观背离”^[3]。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以突显,从“舌人”、“媒婆”、“仆人”、“戴着镣铐的舞者”等形象中摆脱出来,真正成为翻译文化

[收稿日期] 2009-04-19

[作者简介] 唐婷(1983-),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省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的创造者。同时,译作的读者也经历了一次“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即把自己的经历、理解加入到对译作的阅读之中。换句话说,无论是原作还是译作,都在被读者“创造性”地阅读着,扩大了其被阅读与接受的范围。

二 阐释翻译理论及其应用

阐释学 (Hermeneutics) 是一种关于理解、解释和应用的方法论学说,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基本意思是“通过说话来达意”。20世纪60年代,通过人们对理解和解释的不断探求,阐释学作为一种哲学和文化思潮在西方社会盛行,其间发生了重大的转向,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通的方法论。翻译的阐释学派强调翻译和理解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译者应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使不同文化环境下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乔治·斯坦纳 (G. Steiner) 等阐释翻译理论的研究者们提出了“翻译也是理解”的著名论断,并就翻译过程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具体阐释的步骤,即信赖 (Trust)、侵入 (Aggression)、吸纳 (Incorporation) 和补偿 (Restitution)^[4]。他们认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会经历上述的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根据以往的经验,译者首先相信原著是有意、有翻译价值的;在第二阶段,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侵入原著并分析理解原著;在第三阶段,译者需要对原文的意义进行吸收;在最后的补偿阶段,译者为了避免损失对译文进行对等补偿。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对杨、戴和霍克思对《红楼梦》回目的翻译进行创造性叛逆的对比分析。

(一) 信赖 (Trust)

《红楼梦》从成书到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也曾多次被译成外国文字,杨宪益、戴乃迭的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 和大卫·霍克斯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无论是杨、戴夫妇还是霍克斯都对原作充满了敬意和感情。杨、戴的翻译视忠实为第一要务,认为“翻译作品可以多一点异国情调,因为翻译毕竟是翻译”^[5]。而霍克斯则坚持“一切皆译,哪怕是双关语”,并强调“译者有三责”,“即尽责于作者,尽责于读者,尽责于文本”^[5]。霍克斯的翻译主要倾向于一种“交际翻译”,即使译文读者尽可能地获得与原文读者同样的感受。

(二) 侵入 (Aggression)

翻译理论借鉴了侵入的说法并加以引申,认为翻译中的侵入是为了使源语所讲内容更易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而对源语内容的更改。这种方法经常被用来处理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系统之间的差异。

(1)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十五回)

杨译: Xifeng Abuses Her Power at Iron Threshold Temple
Q in Zhong Amuses Himself in Steamed-Bread Convent

霍译: At Water-moon Priory Xifeng finds how much profit it may be procured by the abuse of power

And Q in Zhong discovers the pleasures that are to be had under the cover of darkness

首先,两个译本在字数上相差较大,杨译用了15个词

而霍译则用了32个词。杨译非常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意思,把“铁槛寺”和“馒头庵”分别译成了“Threshold Temple”和“Steamed-Bread Convent”,但更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的翻译,他不仅解释了原文的字面意思,而且采用了直译加补充的译法把字里行间的意义补充完整。在翻译下半句的时候,他更是抛弃了原文中“馒头庵”的字眼,将“得趣”演变成了“在夜色的掩护下找寻快乐”,这不能不说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2)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第五十一回)

杨译: Baoqin Composes Poems Recalling the Past

An Incompetent Physician Prescribes Strong Medicine

霍译: A clever cousin composes some ingenious riddles

And an unskillful physician prescribes a barbarous remedy

原文中的“薛小妹”指的是薛宝琴,“胡”并非胡姓,而是用作形容词,有“糊涂、胡乱”之意。杨译使用了薛小妹的原名宝琴,并将“虎狼药”译成了“Strong Medicine”,用以突出这个医生开出的药方药性太过强劲。而霍译则平淡处理了“薛小妹”,认为此人不甚重要,只译成“a clever cousin”,同时根据原文内容,将“怀古诗”译成了“ingenious riddles”,因为这首诗的确是以灯谜的形式出现的,且现场无人猜出谜底。在下半句里,他又将“虎狼药”处理成了“极端胡乱的药方”,以便于译入语文化读者的理解。但原文的重点落在“虎狼”二字之上,因为宝玉一见药方便道:“这枳实、麻黄(女孩儿们)如何禁得”,可见这位太医开的药方药力之强。因此在翻译这一点时,杨译更切合原文。

(三) 吸纳 (Incorporation)

吸纳就是用目的语读者所熟悉的形象来代替源语中的形象,以便于译文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作品。吸纳更多地用在处理文化负载词这一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尽可能地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将原文中的意思更确切地传达给译文读者。

(3)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二十七回)

杨译: Baocai Chases a Butterfly to Dripping Emerald Pavilion

Dayu Weeps over Fallen Blossom by the Tomb of Flowers

霍译: Beauty Perspiring sports with butterflies by the Rain-drop Pavilion

And Beauty Suspiring weeps for fallen blossoms by the Flowers' Grave

在翻译“滴翠亭”时,杨译直译为“Dripping Emerald Pavilion”,而霍译则处理为“the Raindrop Pavilion”,更形象且符合译入语文化,让读者一看便知。霍克斯对于“埋香冢”的翻译较之杨译也更加贴切。“Tomb”是指规模较大的坟墓,比“grave”正式,而后者不仅有“坟墓”的意思,更表达了葬花之人对残花落瓣、对自己飘零人生的悲戚之情。林黛玉“花痴”的形象跃然纸上。

而回目中的“杨妃”、“飞燕”分别是指中国古代美人唐

代的杨玉环和汉朝的赵飞燕。但在原文中却作借代使用,前者指身体较为丰满的美女,而后者则是指体态轻盈的女性,是在原文中分别指代薛宝钗和林黛玉。因为杨、赵不仅是指两位女性,本身更是承载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美的追求,属于文化负载词,译入语文化的读者不易理解,因此翻译时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杨译以简洁为上,直接点出薛、林的名字,使人一看便知。霍译在这一点上的翻译上更为出色,使用了较为形象的语言,将“杨妃”译作“Beauty Perspiring”,即“出汗的美女”,以此说明薛宝钗体态丰满,容易出汗,而将“飞燕”译成“Beauty Suspiring”(“叹息的美女”),既体现了林黛玉苗条的身材,又使读者对她多愁善感的性格一览无余。此外,Perspiring与Suspiring在词的构成和读音上都非常相似,能给人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霍克斯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4)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第四十回)

杨译: The Lady Dowager Feasts Again in Grand View Garden

Yuanyang Presides over a Drinking Game

霍译: Lady Jia holds two feasts in one day in the prospect Garden

And Faithful makes four calls on three dominoes in the Painted Chamber

杨译和霍译明显的区别还体现在对人名的处理上。杨译一般直译其名,而霍克斯则对不同身份的人采用不同的译名方法。例如,在翻译“鸳鸯”时,杨宪益将它译为“Yuanyang”,而霍译则别出心裁地将其处理成“Faithful”,不仅体现了它作为鸟对伴侣的忠诚,更点出了“鸳鸯”作为侍女对主人的忠心不二,因此比杨译更胜一筹。

下半句中的“牙牌”又称“骨牌”,是用兽骨或是竹木做成的。“三宣”指的是每人对应一副牌,共三张,行酒令时则按韵就这三张牌和整副牌各对上一句,共四句。由于“牙牌”和“三宣”都具有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不易被译入语读者所理解,因而杨译和霍译都采取了一些翻译手段。杨译简化了“牙牌令”的文化内涵,将它译成了“Drinking Game”,以便让译文读者了解这是在饮酒时玩的一种游戏。而霍克斯则用“dominoes”代替了“牙牌”,看似归化过度,其实更注重二者之间的相同相似之处,使译文读者一看便能产生直观的感受。

(四) 补偿 (Restitution)

补偿是用来处理汉英语言差异的又一种翻译方法,即通过解释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原文意思,而不是简单地用一种形象来代替另一种形象。同时,这种方法又能将解释与译文联结在一起,给人一以贯之的感觉,避免了脚注破坏行文流畅的缺陷,是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又一体现。

(5)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第四十五回)

杨译: Two Girls Pledge Friendship After a Heart-to-Heart Talk

A Plaintive Poem Is Written One Windy, Rainy Evening

霍译: Sisterly understanding finds expression in words of sisterly frankness

And autumnal pliviousness is celebrated in verses of autumnal melancholy

“金兰”这个说法来自《世说新语·贤媛》,“金”和“兰”在中国文化象征系统中各喻坚贞和芬芳,“契”可解为意气相投,故而“金兰契”常用象征意气相投的知心朋友,形容交情深厚。朋友间若情投意合,可结为异生兄弟或姐妹,称结金兰(契若金兰)。原文中出现了两个“金兰”,杨先生将第一个“金兰”译成“two girls”,第二个译成“Heart-to-Heart Talk”,并根据原文的意思补偿翻译了“friendship”。霍译不仅用两个“sisterly”把“金兰”的内在涵义表达出来,而且很好地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在翻译下半句时,霍克斯添加了一个“autumnal”,点明事件发生的季节,同时也表达出了秋天萧索、肃杀、伤感的意境,使人读后顿生凄凉之感。

(6)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第三十七回)

杨译: Begonia Club Takes Form One Day in the Studio of Autumn Freshness

Themes for Poems on Chrysanthemums Are Prepared One Evening in Aplein Park

霍译: A happy inspiration prompts Tanchun to found the Crab-flower Club

And an ingenious arrangement enables Baochai to settle the chrysanthemum poem titles

在翻译这条回目时,杨译仍然采取了直译,把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一字不漏地翻译了出来,而且对下半句的语法结构进行了一些调整,译成了被动形式。而霍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增加了两个人名“Tanchun”(探春)和“Baochai”(宝钗)而省略掉了表示地点的“秋爽斋”和“蘅芜院”。而添加的两个人物又正好是这两个地点的主人。同时,为了能让译文读者有更直观的感受,霍克斯还在译文中补偿翻译了两事件的起因“a happy inspiration”(一个令人愉快的念头)和“an ingenious arrangement”(一个巧妙的安排),再次体现了他的创造性叛逆。

三 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不论是杨译还是霍译都在翻译《红楼梦》回目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根据原文的意思和自己的理解进行创造性的翻译,努力追求译文与原文貌似神合的理想境界,都给译文读者带来了阅读的快乐。其中,霍克斯表现出了更多的创造性。但霍译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在翻译第五十四回“史太君破陈腐旧套,王熙凤效戏彩斑衣”时,霍克斯的译文中凭空出现了“Lao Laizi”(老莱子),虽然点出了老莱子七十二岁时为了让年迈的父母开心,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即“戏彩斑衣”的典故,但如此突兀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因此在强调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同时也要注意度的问题,让原文的内容和意境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

就总体而言,创造性叛逆的研究仍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间。首先, 关于创造性叛逆的定义, 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结论。其次, 其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 现在中国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专门讨论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文章也还不多见。再次, 创造性叛逆在文学翻译中已得到认可, 但在非文学体裁, 例如政论性文体、科技性文体中是否同样适用、应该怎么应用等都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理论, 创造性叛逆还需要更全面、更系统的理论支持和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1] 冯庆华. 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4

[2] 罗贝尔·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M]. 王美华, 于沛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87: 137

[3]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137.

[4] G.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313–319.

[5] 崔永禄. 文学翻译佳作对比赏析[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6: 248–249.

On the Creative Trea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TANG Ting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ranslators are both the readers of the original works and the writers of the translated versions. They will choose some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th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ers in target languages. This essay takes two translated versions (two different versions by Yang Xianyi and Hawkes respectively) of the chapter titles in Hongloumeng as its object and discusses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Key words Hermeneutics creative treason Hongloumeng chapter title

(上接第 97 页)

[4]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5]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6] 杨宪益.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5.

[7] David Hawke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London: Penguin Press, 1973.

A 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etic Approach to Chinese Idioms Translation

ZOU Xin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ecause of its complicate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idioms is always a hot topic that many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e. People tend to consider idiom translation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e, focus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But it seems not all the idiom translation problems can be solved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e. This essay is trying to use the 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to solve some problems in idiom translation and thinks the translator should consider both the intent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audience to reach optimal relevance. It also concludes some translation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idioms translation in Hong Lou Meng.

Key words Chinese idioms Relevance- Translation Theory optimal relevance translator